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

王文荣 著



凤凰出版社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

王文荣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 / 王文荣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506-2249-4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文人—人物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5855号

书名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
著者	王文荣
责任编辑	郭馨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邮编: 210038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249-4
定 价	4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68037410)

上文，通过“文学社团”与“文人”和“文派”的概念辨析，申于所谓“文学社团”与“文人”或“文派”的区别，进而指出“文学社团”与“文人”或“文派”之间的联系。因本文以“文学社团”为研究对象，“文学社团”与“文人”或“文派”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

序

本文是一篇研究性的文章，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性文章，它主要侧重于“文学社团”与“文人”或“文派”的区别，进而指出“文学社团”与“文人”或“文派”之间的联系。

罗时进

社会人类学者认定人是社会动物(Social animal)，即人生来即在社会中，连死后还影响着社会。从早期的人类祖先的猿人，直到现代的原始社会的野人都过着社会生活。虽然人类的社会组织现象有大与小、简单与复合的结构程度的分殊，但人类正常生活的开展不是自然性的，个体性的，而是群体的，社会的。卫惠林在《社会人类学》中曾对“已知的人类群体生活现象”做出这样的概括：人类社会乃是由“个人”经由“社会关系”而变成“社人”，再由“社人”结合为社群以至社会；人类社会并非漫无边际的，也还不是天下一家的广泛关系，而是外有单位边缘，内有结构脉络的群体组织；人类社会并非仅由人口的聚集，而是由各种社会功能关系互相牵连成社会群体的。社会人类学者对“人的群体属性”的认知，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我们研究文人社群，进而研究地域性文学社团的认识基础和逻辑起点。

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唐代以前之地域文化发展的轴心在北方，而唐代以后呈现出向南方转移的趋势，至明清两代，江南文化便蔚为大观、独占鳌头了。此际江南“人的群体属性”呈现出浓厚的人文性，作为人才渊薮，自然文人社群活动也极为兴盛。从数量上来看，明清江南文人社团较之其他地区是远远超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区的文人与江南文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学社团活动也与江南有某种关联。晚清湖湘诗僧八指头陀曾作《题王翊君所藏张力臣洁园展禊图卷》云：“一瞬流光四十春，青山如旧白云新。空余禾黍故宫感，不见兰亭雅集人。尘世沧桑身已老，名园觞咏迹俱陈。披图只剩王壬父，落日江南泪满巾。”从光绪元年湘阴结社始至八指头陀去世的

近四十年中,八指头陀的诗作中时常出现江南社集、社友的身影,无论他在何地开展文学社团活动,总映照着江南的时空气色和文化记忆。八指头陀毕生的“江南文化印记”是明清时代文人的一个缩影,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江南”具有怎样的辐射力,而研究江南文人、研究江南文学社团,对于明清文学研究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研究明清江南文人结社问题,首要的还是文献发掘。虽然明清文献相对于以前历代来说是较为容易发现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工作没有难度。恰恰相反,这两代文献浩如烟海,正因为如此,竭泽而渔地检索相关史料就成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文荣君师从我攻读明清诗文博士学位前,曾随广西师范大学力之(刘汉忠)教授专治文献学,其得名家指导打下的文献学功底在博士论文写作阶段起了很大的作用。文献搜集、整理是一项需要不断爬梳、集腋成裘的工作,正是这方面的勤勉努力,使他的论文有了相当扎实的论述基础,包括《顽潭诗话》这类很有意义的文学社团文本的发现,都凭借了他当年文献学专业的底蕴。

对地域文学社团研究来说,应在文献基础上从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社会、群体与个体不同维度织就一张“意义之网”。没有这张“意义之网”,我们看不到文学社团的经纬,无法听到文人们会聚唱和的多声部,也无法看到文学现场中的“人”与“事”在地域文学史上的位置,更无法理解各种“雅集”或“文会”作为文学群体性活动的价值所在。文荣君将全文分为七章,将为数可观的文学社团从纵向、横向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同时注意对文学社团、群体加以“类的区分”和“质的界定”,这就使该课题的研究具有了一定的理论素质。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江南文人的家族结社、怡老社、遗民社等问题的研究,是相当用心的,读来也颇引人入胜。另外其对结社图的研究,对“续社”的研究,都有一些独到的发现和阐释。我近年来比较专注于讨论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文学家的“群体性”研究,应该与研究个别作家的方法、理路有所区别,而要显示出这种区别,就要发现“群体”活动的一些特殊表现、特殊属性。如果还是用习惯的个别作家的分析方法、理路来对待文学群体,那么,群体研究就变成个体作家研究的简单叠加了,不会有新的发现,其观点和表达都将索然无味。读文荣君的这一课题的研究,能够不时产生“有味”的感觉,这与他“用群体研究的方法来

研究群体”是有很大关系的。

江南研究这些年形成了古代文学界的热点,但这个论题实在太大,包含争议的问题也很多,其中“江南”如何界定就是其中之一。文荣君说:

有不少学者认为,江南的地理范围包括苏、松、常、镇、江宁、杭、嘉、湖及太仓州。比如,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认为,这八府一州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同属太湖水系,有内部生态条件上的统一性,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本书综合多种因素,将“江南”划定为苏、松、常、镇、杭、嘉、湖这七府以及太仓州。

将“江南”确定为“七府一州”,而不包括地理位置确实属于江南的江宁府,这是会引起不同看法的。文荣君列举了三个方面的理由有一定的道理,我是赞成的。这里想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对“江南”可以从地理角度和文化角度去界定。从地理角度,不但将江宁府纳入进来,同时也将浙东地区包含于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从文化关联的角度,西方和国内一些学者将扬州也视为“江南”,这其实也未尝不可。但扩大范围,固然周全,实际操作恐难周致。本文多少已经有详于苏、松、常、太,而稍略于杭、嘉、湖的倾向了,如果进一步扩大范围,也许会顾此失彼。我想,将“江南”限定于“七府一州”虽非至理,但在学界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从课题可操作性来说,采取这样的界定策略是可以理解的。

文荣君当年听从力之教授的“指导”,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正逢我对“基层写作”现象感兴趣,并试图以江南文学群体为入口进行研究之际,就建议他一起做这方面的课题。力之教授向我推荐说文荣是个“能坐冷板凳”而且“不怕吃苦”的学生,我和文荣接触过程中,包括他在学期间和毕业任教以后,是不断印证和加强了力之教授的看法的。这本著作,是文荣为撰写博士论文坐冷板凳“坐”出来的,不久前他将全稿发来,我略看了一下,便感到他这几年没有停步。出于“老师的习惯”,我提了几点意见希望他再修改一下。经过几个星期推敲、打磨、润饰,修回稿的气象又有所不同了,十分可喜。我深知在学校工作和家庭事务都很繁忙的情况下,中青年学者“坐下来”不容易,他如此勤勉,又有慧心,让我深感欣慰。相信有如此刻苦精神和追求向上志向者,必能

有成。

文荣在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来信希望我写一些话作为引喤，对于看着成长的学生我也乐于谈一些学术认识和对他们的了解。拉杂写来，就姑且充作序言了。

2015年春，书于吴门

目 录

序	罗时进	1
绪 论		1
第一章 继承与新变:明清江南文人结社概况		12
第一节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的渊源		12
第二节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的发展概况		23
第三节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的地域分布		30
第四节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的活动形式		40
第二章 逸致与流韵:文人结社的几类文化现象		54
第一节 文人结社图研究		54
第二节 “续社”研究		65
第三节 社诗总集研究		78
第三章 声势与导向:地域社群与文学流派		90
第一节 明清江南地域社群概述		91
第二节 地域社群与文学流派的关系		110
第三节 梁溪诗派与云门社		121
第四章 功利与风雅:明清江南文社		132
第一节 明清江南文社的发展概况		132

第二节 影响明清江南文社的因素.....	139
第三节 明清江南文社的组建形态.....	150
第四节 明清江南文社的文化影响.....	161
第五章 门风与底蕴:明清江南家族结社	175
第一节 明清江南家族状况概说.....	175
第二节 明清江南家族对结社的促进因素.....	186
第三节 明清江南家族结社的类别及特点.....	194
第四节 明清江南家族结社的意义.....	208
第六章 闲适与雍容:明清江南怡老诗社	217
第一节 明清江南怡老诗社概况.....	217
第二节 明清江南怡老诗社发展的特点.....	230
第三节 明清江南怡老诗社兴盛的原因.....	236
第四节 明清江南怡老诗社活动及其创作.....	241
第七章 气节与情怀:清初江南遗民诗社	249
第一节 清初江南遗民结社概况.....	249
第二节 清初江南遗民结社的特点.....	261
第三节 清初江南遗民结社的文化活动.....	268
第四节 清初江南遗民诗社的文学创作 ——以《顽潭诗话》为代表.....	274
结语.....	286
参考文献.....	291
后记.....	303

绪 论

明清时期，文人结社的风气浓厚。谢国桢先生说：“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①谢先生所说的是明末清初的结社状况，其实明清两代，文人结社都非常活跃，而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更是文人结社最为集中的地区，几乎无地无之，无日无之，结社成为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是江南士人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也是江南士人才情与风雅的展示，为地域史、文化史、文学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文人结社不仅是文人的群体互动，同时也是江南文学生成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在研究江南文学时，应当将文人结社纳入研究视野。

一 研究的意义

尽管明清江南是文人结社最为活跃的地区，但是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江南结社的研究，即使有的研究偶尔论及，其着力点也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而对于清中后期的文人结社则很少论及；就研究的社团来说，也是以研究复社、几社等少数著名的社团为主。这种研究状况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江南士人的结社活动，因为结社史不只是由复社、几社等少

^①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8页。

数社团组成的历史,而是由少数已知的社团与一大批活动于民间的社团共同组成,而隐于城市、乡野、处于底层的社团数量众多,但是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作为文人结社高地的江南,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不进行专题挖掘,难以深入研究。因此,整理已有资料、发掘新资料是本研究的意义之一。

意义之二是探寻当时文人结社的真实风貌。比如,有不少学者认为,自从清顺治、康熙两朝禁止文人结社,清代的文人结社便消失了,这是非常片面的认识,其原因在于所能知晓的社团数量非常少。据笔者考证,清代的文人结社,至少江南这一地区,并未因社禁而中断,而且数量非常多,故本书将明清两朝的江南结社综合起来研究。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明清时期是结社史上的高潮期,造成这种高潮的因素是什么?明清时期的文人结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何新变?产生了哪些新的社团文化?江南地区的科举成就很高,文社也是蓬勃发展,科举与文社之间的关系如何?江南的文化家族与文人结社又有怎样的关系?富庶的江南,生活条件优越,社会的安定,出现了一大批耆老,他们相与结社,这类结社又表现出怎样的风貌?清初的遗民结社又有与前代有何异同?这些问题均有待深入研究。

意义之三是探寻地域社群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地域社群与文学群体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那些有文学大家参与、有着鲜明的文学导向的社团,后来往往发展为文学流派,这些社团是如何演变为文学流派的?有何文学影响?对于没有能够成流成派的社团,我们同样也需要关注,因为它们同样也反映了当地的文学修养。这些社团其实都是某个时段的文学精英,不仅是地域文学的代表,也是江南文学构成的要素。研究地域社群,有利于研究江南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史。

二 研究的现状

将明清两代的江南文学社团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目前尚没有专著,但是,一些研究明清时期文人结社的论著,总会或多或少地涉及江南文人结社。

古人所做的研究,主要有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陆世仪《复社纪略》、吴伟业《复社纪事》、杜登春的《社事始末》等。近世学者对文人结

社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有朱倓《明季社党研究》、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清初的学风》、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明代文人结社年表》^①,陆树楠《三百年来江苏省结社运动史考》^②、容肇祖《述复社》^③。建国后,文人结社的研究转向低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本世纪,针对文人结社的研究又开始兴盛起来,专著主要有日本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译著)、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及《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王恩俊《复社研究》(博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 2007 年 5 月)以及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④。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一书对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也有所论及。有影响力的单篇论文有:郭松林《复社初探》^⑤、郭英德《明代文人结社说略》^⑥、李真瑜《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作家与明清文坛之联系》^⑦、眭骏《问梅诗社述略》^⑧、欧阳光、史洪权《北郭诗社考论》^⑨、李越深《松江几社与云间词派》^⑩、朱丽霞等《松江宋氏家族与几社之关系》、《明清之际松江几社的兴衰》、《园林宴游与文学的生态变迁——以明清之际云间几社的文学活动为例》^⑪。

以上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研究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时期,而清中后期很少提及。从空间维度来看,整体上仍然以全国性的文人结社研究为主,较少区域性的研究;专门研

^① 收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② 发表于《江苏研究》1935 年 7.1 卷 3 期。

^③ 《明代思想史》。

^④ 按,本成果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较大修改而成的,在此之前,本人博士论文已经在中国知网公行于世,李玉栓在其《明代文人结社考》中也将本人博士论文列入参考文献。

^⑤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4 期。

^⑥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4 期。

^⑦ 《文学遗产》1999 年第 1 期。

^⑧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⑨ 《文学遗产》2004 年第 1 期。

^⑩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 5 月。

^⑪ 分别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 3 月、《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文艺理论研究》2007 年第 4 期。

究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的论述,据笔者所知,仅有陆树楠《三百年来江苏省结社运动史考》一文,该文也只是论述了复、几二社的发展流变情况;其他论著虽有涉及江南文人结社,但不是以江南地区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就关注点来说,复社、几社受到的关注较多,其他文人社团则研究不够。从关注面来说,较多历史层面,较少文学层面。比如朱倓《明季社党研究》、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及王恩俊的博士论文《复社研究》,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社团的兴衰,更多挖掘的是历史的意义,文人结社时的诗文创作几乎不受关注,所用的方法也以考证式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有了不小的拓展。首先,文人结社的文学性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如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及其《续编》,当中有许多文章涉及文人结社的文学性问题。李越深《松江几社与云间词派》一文专门研究了几社的词学问题。其次,研究的面越来越宽。如朱丽霞《园林宴游与文学的生态变迁——以明清之际云间几社的文学活动为例》一文关注的是园林与结社的问题;李真瑜《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作家与明清文坛之联系》一文中涉及到家族与结社的问题,这些都拓展了文人结社研究的空间,研究的思路也更加灵活。再次,传统说法的不当之处得到了纠正。如朱丽霞等的《松江宋氏家族与几社之关系》一文,对陈子龙在几社中的地位重新定位,认为松江宋氏家族是几社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而其《明清之际松江几社的兴衰》一文则认为几社并不是从属于复社,更不是复社的分支,而是与复社相映生辉、比复社更具长久生命活力和学术影响的文人社团。

三 可据的资料

文人结社的研究资料,基本上有专门记载社事的史料、文人别集、诗文总集、诗话、杂著等,除此之外,下列几种也值得注意:

(一) 家谱、家集

我国谱牒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宋代以来的谱牒学更加兴盛,明清时期的家谱较此前更为发展。明清时期的江南,世族大家数量众多,所修

家谱数量也多得惊人。由于文化品位的提高,所修家谱的参考价值也更高。在家谱中,有的就记载了有关结社的情况。例如,《京口张氏家乘》是清康熙年间著名大学士张玉书家族的谱牒,载有其家族结社的情形。家集是达到一定规模的文化家族刊刻的作品集。所谓达到一定规模,一方面文化层次上要达到相当的高度,才能写出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也才有付梓的意义;另一方面,创作数量也必须有一定的保证,或是共时,或是历时,形成一定数量的作品,否则,作为家集的意义就不大。明清江南许多世族大家都刻有家集,以此向世人宣扬诗书传家的风雅,在众多的家集中,有的也记载了社事活动的情形。如《锡山秦氏诗钞》、《锡山秦氏文钞》,是无锡陡门秦氏家集。无锡陡门秦氏据传是宋代文学家秦观的后人,在家集中,保存了自宋代秦观直至清末秦氏家族文人的诗文作品,在这些诗文中,记载了为数不少的秦氏家族的结社情况。无论是家谱还是家集,其所收资料多为通常文献所不载,文献价值弥足珍贵,因此,在研究明清江南文人结社时,这方面的资料值得重视。

(二) 年谱

有些结社资料,并不为以上所列几方面的材料所载,但却记载于相关的年谱中,尤其是参社成员的年谱。如黄丕烈所结问梅诗社,《士礼居丛书》对此社的记载并不具体,而在《黄荛圃先生年谱》中则清楚地记载着诗社所创立时间、参与成员及相关活动的情况。如果是谱主自订年谱,更加具有参考价值。如顾嗣立在其秀野园结社,这是我们通常所知的,而其所举鸿笔文社,则鲜为人知,翻阅其作品,也难以见到有关鸿笔文社的记载,但在其自订《间邱年谱》中,却详细地记载了鸿笔文社之事,这是研究顾嗣立结社、交游及其诗文创作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三) 地方性的诗文总集

地方性的诗文总集与通常形式上的总集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所选诗文的作者均为一地之才士,其他总集所不载的一些名声不显的作者,可能会在地方性的诗文总集中有所记载,或者其他总集所载不详的作者、作品,也会在地方性的诗文总集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有关明清江南

文人结社的地方性总集，数量众多，重要的如《江苏诗征》、《京江耆旧集》、《梁溪诗钞》、《梁溪文钞》、《海藻》、《海虞诗苑》、《松陵诗征》、《明练音集》、《国朝练音初集》、《两浙𬨎轩录》及《续录》、《槜李诗系》、《国朝杭郡诗辑》及《续辑》、《三辑》，等等。这些诗文总集中，有时会撰有作者小传，这为研究文人结社提供了重要资料，当然，所收录的诗文更具有参考价值。如《吴门补乘》收录明徐有贞《云岩雅集记》一文，此文为文渊阁四库本徐有贞《武功集》所不载，在此文中，记载着徐有贞在晚年致仕归里后，与当地名士夏咏、杜琼等人结社的风雅之举，是研究明前期吴中文人结社的重要资料。

另外，因为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地域性很强，所以尤其注意对地方文献的挖掘。比如方志类资料，除了注意一些常见的通志、府志、县志外，一些乡镇志也很有参考价值。如《周庄镇志》、《南浔镇志》等著名乡镇志，也是我们研究时不能忽视的。方志的写法多样，有时体例特殊，我们也不可轻易放过。如《云间志略》，这是方志史上形式很特别的一种地方志，它只有人物传记，但其中许多人物资料却为通常方志所不载，是研究松江地区人物重要的参考资料。一些专门性的志书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沧浪亭志》、《沧浪亭新志》，这虽是记载一亭之志，里面却记载了众多的文人结社资料。

四 研究的思路

在梳理了前贤今人的研究成果，确立了研究的时空范围，依据现有的资料，本书总的研究思路是：以实证性研究为基础，以理论性研究为深化。

挖掘、整理文献是开展研究的首要任务。从研究的对象看，目前的研究以明末清初为主要研究时段，而尚无统观明清两代的社团研究；就研究的地域而言，江南一地的文人社团仍然有着极大的整理空间，若干的社团尚未被纳入学术视野。这里要做工作，一是对已知的社团文献理行辨别、整理，一是对尚未被纳入学术视野的新材料进行考证，后者尤为重要，这是本研究生发的基础，也是本研究的一大亮点。拟对基础文献进行普查、探底，对若干沉在基层、隐于民间、尚未来得及被关注的新材料钩沉，从基础面认识其特点、价值，从宏观面对其进行文学定位，

找寻其文学归属。

在掌握了充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江南地区的文人社团进行总体上的认识。明清江南文人社团在继承前代结社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新变。第一章分别从渊源、发展概况、地域分布、活动形式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人结社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但这种文化现象内涵丰富,可以衍生出若干类子现象,这些现象展现了时人的潇洒逸致与流风余韵。第二章选取文人结社图、续社、社诗总集编纂等三个较为突出的现象进行论述。地域社群在当地声势相通,并产生了群体性的文学效能,这种效能有时会促进文学流派的生成。那么,地域社群如何推动文学流派的产生?领军人物在结社与文学流派中的作用如何?江南地区有没有基于结社而形成的尚未被学界论及的文学流派?这是第三章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明清江南文学社团的总体概况,再选取几类具有代表性的社团进行分析。第四章研究了明清江南的文社,分别从文社发展概况、影响因素、组建形态以及文化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五章研究了明清江南家族结社。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由于经济的富裕,对教育的重视,文化家族众多,这些家族门风优美,底蕴深厚,家族的结社之风也非常盛行。家族结社有其自身的特色,家族底蕴对社团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结社也提升了家族的文化品位。第六章研究了明清江南怡老诗社。明清时期的江南,耆老结社非常活跃,耆老结社反映出文学社团闲适与风雅的一面,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地域文化学的认识意义。另外,遗民现象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对象。遗民结社是他们生存、交游以及情感宣泄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以结社活动进行反清斗争,反映出他们的气节与情怀,也给文学领域带来了一种特殊的美学范式。这是第七章的研究内容。

五 相关问题的说明

(一) 本文所说的“江南”

“江南”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对于“江南”的界定有着若干种说法。有不少学者认为,江南的地理范围包括苏、松、常、镇、江宁、杭、嘉、湖及

太仓州。比如,李伯重认为,这八府一州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同属太湖水系,有内部生态条件上的统一性,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①。本文综合多种因素,将“江南”划定为苏、松、常、镇、杭、嘉、湖这七府以及太仓州,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是行政地理区划的认同感。在人们的印象中,苏、松、常、镇、太仓之间常常被认同为有着行政区划上的紧密联系。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设立江宁布政使司与江苏布政使司,其中江苏布政使司所辖范围是苏、松、常、镇四府及太仓州^②,再次强化了这种认同感。至于嘉兴、湖州二府,朱彝尊云:“明初属之直隶,故《实录》于洪武九年十二月,书:直隶湖州、嘉兴诸府水灾,遣户部主事赵干等赈给,十一年五月敕工部定岁造军器之数,其书湖州、嘉兴,亦冠以‘直隶’字。至十四年四月,复置巡检司:嘉兴府一,嘉兴县之杉青闸;湖州府三:乌程县之后潘、德清县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隶’文冠之。考是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隶浙江布政司。”^③

其次是地缘联系的紧密性。江宁府虽然属于江苏省辖区内,但自明初太祖建都以来,就与安徽及江北的淮扬联系紧密,通常所言的三吴之地是不含江宁地区的。鉴于江宁府不属吴语区,在文化认同上一般不将其纳入到“江南”区域。清代梁章钜说:“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距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旸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④而杭、嘉、湖地区在语言上属吴语区,在行政上属于浙江布政使司,同属浙北、吴越文化区,且与前述地区同属环太湖周边地带,相互间联系紧密,一般也被纳入到“江南”视野之内。

再次是人文内涵的相近性。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乃至当代,当人们提起“江南”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江南的行政区划,也不只是江南的湖光山色,更多的是富有人文内涵的江南。江南往往成为山水秀美、经

^① 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十八《地理五》,第1983页。

^③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郑真”第,第118页。

^④ 《浪迹丛谈》卷五。